

新
版
古
龍
全
集

蕭 十 郎

古
龍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下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I247.5
1307/6-2

萧十一郎

下

古龙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萧十一郎 / 古龙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5-986-5

I. 萧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569 号

萧十一郎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博亚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25.5 印张 8 插页 861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80605-986-5/I·851

(上、下册)定价: 4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077)

● 蕭十一郎

⋮

1

● 火并蕭十一郎

⋮

331

第五回 会走路的屋子

门外果然有间小木屋。

木屋外有个小小的梯子，风四娘拉着沈璧君走上梯子，走进了一扇很窄的门。

屋子很小，却很干净。

风四娘又拉上门，才长长吐出口气，她忽然发觉这实在是个女人们说悄悄话的好地方，就算胆子再大，脸皮再厚的男人，也绝不敢闯进来的。

她闩起了门，忍不住笑道：“现在我们随便在这里说什么，都不怕被别人听见了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你……你有话跟我说？”

风四娘笑道：“是有点悄悄话要跟你说，可是你若真的急了，我可以先等你……”

房子里有个小小的木架，上面还盖着漆着金漆花边的盖子。

沈璧君的脸更红，头垂得更低，只是看着这个很好看的盖子发怔。

风四娘道：“快点呀，这地方虽然不臭，总有点闷气。”

沈璧君终于鼓起勇气，嗫嚅着道：“可是你……你……”

风四娘又笑了，她终于明白：“你是不是要我出去？”

沈璧君红着脸，点了点头。

风四娘笑道：“我也是个女人，你怕什么？难道我转过脸去还不行？”

沈璧君咬着嘴唇，又鼓足勇气道：“不行。”

她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，居然要她当着别人的面做这种事。

风四娘看着她脸上的表情，几乎忍不住就要大笑出来。

SAT-71/05

幸好她总算忍住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，我就出去一下子，可是你最好也快一点，我还有要紧的话要告诉你。”

她拔开门闩，伸手推门。

她怔住。

这扇门竟已推不开了。

难道有人在外面锁上了门，要把她们关在这里？

这玩笑也未免开得太不像话了。

风四娘正觉得又好气、又好笑，忽然发现这屋子竟在动。

往前面动，而且动得很快。

这屋子竟好像自己会走路。

门还是推不开，无论用多大力气都推不开。

风四娘的手心里也冒出了冷汗，她已发现这件事并不像是开玩笑。

除了这扇门外，屋子里连个窗户都没有。

女人方便的地方，本就应该很严密的。

风四娘咬了咬牙，用力去撞门，木头做的门，被她用力一撞，本该立刻被撞得四分五裂。

谁知这扇门竟不是完全用木头做的，木头之间还夹着层钢板。

她用力一撞，门没有被撞开，她自己反而几乎被撞倒。

沈璧君的脸色已经开始发白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风四娘终于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我上了别人的当了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上了谁的当？”

风四娘恨恨道：“当然是上了个女人的当，能要我上当的男人，现在只怕还没有生出来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这女人是谁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花如玉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花如玉又是什么人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是我老公。”

沈璧君怔住。

她一向很少在别人面前露出吃惊的表情来，但现在她看着风四娘时，脸上的表情却好像在看着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一样。

风四娘道：“我上了我老公的当，我老公却是个女人……”她又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我看你一定以为我疯了。”

沈璧君并没有否认。

风四娘道：“她要我把你约到这里来，要我告诉你那两个老头子不是好人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他们不是好人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因为他们要用你做鱼饵，去钓萧十一郎那条大鱼。”

她苦笑着又道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才是条比猪还笨的大鲢鱼，居然上了她的钩。”

沈璧君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两位前辈绝不是坏人，这两年来，若不是他们照顾我，我……我也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可是他们对萧十一郎……”

沈璧君道：“他们对萧十一郎也没有恶意，在那玩偶山庄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在暗中帮着他，因为他们也同样是被逍遥侯伤害的人。”

她虽然在尽力控制着自己，但说到“萧十一郎”这名字的时候，她美丽的眼睛里还是情不自禁露出种无法描叙的悲伤之意。

那些又辛酸、又甜蜜的往事，她怎么能忘记？

这两年来，她又有哪一天不想他？又有哪一刻不想他？

她想得心都碎了，一片片的碎了，碎成了千千万万片……

他的血、他的汗，他的侠胆和柔情，他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。

“萧十一郎，你现在究竟在哪里？”

她闭起眼睛，晶莹的泪珠已珍珠般滚了下来。

风四娘痴痴的看着她，她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，因为她心里也正在想着同一个人。

“难道你也没看见过他？也没有他的消息？”

这句话她想问，却没有问出来。

她实在不想问了，实在不忍再伤沈璧君的心。

“那天我虽然跟着他走了，却一直没有找到他。”

这句话沈璧君也没有说出来。

她的声音已嘶哑，喉头已哽咽。

——萧十一郎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两个痴情的女人，想你想得心都碎成千万片了？

——萧十一郎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

屋子还在动，动得更快。

风四娘忽然笑了，道：“别人是到这里来方便的，我们却到这里来流眼泪，你说滑稽不滑稽？”

她笑得声音很大，就好像一辈子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这么好笑的事。

可是又有谁知道她笑声里，藏着多少辛酸？多少眼泪？

一个人在真正悲伤时，本就该想个法子笑一笑的，只可惜世上能有这种勇气的人并不多。

沈璧君忍不住抬起头，凝视着她。

现在，她脸上的表情已不像是在看着个疯子，她已知道她现在看着的，是个多么可爱、多么可敬的女人。

风四娘也在看着她，忽然道：“这么好笑的事，你为什么不陪我笑一笑？”

沈璧君垂下头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也想笑的，可是我笑不出。”

她的可爱，正因为她笑不出。

风四娘的可爱，也正因为风四娘能笑得出。

她们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，可是她们的情感却同样真挚，同样伟大。

一个女人若能为了爱情而不惜牺牲一切，她就已是个伟大的女人。

风四娘心里在叹息。

她若是萧十一郎，她也会为这个美丽而痴情的女人死的。

她忍不住伸出手，轻摸着沈璧君的柔发，柔声道：“你用不着难受，我们一定很快就会看见他的。”

沈璧君又不禁抬起头：“真的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花如玉一定是想利用我们去挟持萧十一郎，所以她一定会让萧十一郎知道我们已在她的手里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你想他会不会来找我们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他一定会来的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可是那个花如玉……”

风四娘笑了笑，道：“你用不着担心她，她又能对我们怎么样？……不管怎么样，她毕竟也是一个女人……”

她脸上在笑，心却在往下沉。

因为她知道女人对女人，有时比男人更可怕。

她实在想不出花如玉会用什么法子来对付她们，她甚至连想都不敢想。

就在这时，这个会走路的屋子忽然停了下来。

屋子终于不动了。

但外面却还是没有声音。

屋子里更闷，本来嵌在墙壁上的一盏灯，也突然熄灭。

四下忽然变得一片黑暗，连对面的人都看不见。

风四娘只觉得自己好像忽然到了一个不通风的坟墓里，闷得几乎已连气都透不过来。

她反而希望这屋子能再动一动了。

可是这要命的屋子，不该动的时候偏偏要动，该动的时候反而一动不动。

风四娘忽然又笑了，别人连哭都哭不出的时候，她居然还能笑得出。

她笑着道：“现在我已看不见你了，你总可以松口气了吧！”

沈璧君不出声。

风四娘道：“你若是再这么样憋下去，说不定会憋出病来的。”

沈璧君还是不出声。

风四娘叹了口气，突听一个人吃吃的笑道：“这真叫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，人家不急，你急什么？”

声音是从上面传下来的，声音传进来的时候，风也吹了进来。
屋顶上居然开了个小窗子，窗子外有一双发亮的眼睛。

“心心！”

心心还在吃吃的笑个不停。

风四娘简直恨不得跳起来，挖出她这双眼珠子。

心心笑道：“这上面的风好大，你们在下面一定暖和得很。”

风四娘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你是不是也想下来暖和暖和？”

心心叹了口气道：“只可惜我下不去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你不会开门么？”

心心道：“钥匙在公子那里，除了他之外，谁也开不了门。”

风四娘忍住气，道：“他的人呢？”

心心道：“人还没有回来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心心道：“因为他还要陪着别人找你们，他总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是他要你们走的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他究竟想对我们怎么样？”

心心道：“他要我先送你们回家去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回家？回谁的家？”

心心道：“当然是我们的家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我们的家？”

心心轻笑道：“公子的家，岂非也就是夫人你的家？”

风四娘笑道：“我们怎么去？”

心心道：“坐车去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你不放我们出去，我们怎么坐得上车呢？”

心心道：“现在我们就已经在车上了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你们已将这屋子抬上了车？”

心心道：“一辆八匹马拉的大车，又快又稳，不出三天，我们就可以到家了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要三天才能到得了？”

心心道：“最多三天。”

沈璧君突然呻吟了一声，整个人都软了下去。

没有人能够憋三天的，但若要她在别人面前方便，也简直等于要她的命。

风四娘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你难道要我们在这铁笼子里呆三天？”

心心悠然道：“其实这铁笼子里也没什么不好，你们若是饿了，我还可以送点好吃的东西进去，若是渴了，车上不但有水，还有酒。”

风四娘忽然又笑了，道：“有多少酒？”

心心道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有些什么酒？”

心心道：“你要喝什么酒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好，你先给我们送二十斤陈年花雕来。”

一醉解千愁。

有时醉了的确要比清醒着好。

二十斤陈年花雕，用五六个竹筒装着，从上面的小窗里送了下来，还有七八样下酒的菜。

竹筒很大，一筒最少有三斤。

风四娘给了沈璧君一筒，道：“一醉解千愁，若是不醉，这三天的日子只怕很不好过。”

沈璧君还迟疑着，终于接了下来。

风四娘道：“喝完这筒酒，你会不会醉？”

沈璧君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风四娘笑道：“原来你也能喝几杯的，我倒还真看不出。”

沈璧君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很小的时候，老太君就要我陪着她喝酒了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你醉过没有？”

沈璧君点点头。

风四娘笑道：“你当然醉过的，常跟那个酒鬼在一起，想不醉都不

行。”

沈璧君垂下头，心里又仿佛有根针在刺着。

她醉过两次，两次都是为了萧十一郎。

她仿佛又听见了他那凄凉而悲怆的歌声，仿佛又看见他用筷子敲着酒杯，在放声高歌：

“暮春三月，草欢草长，天寒地冻，

问谁饲狼？人皆怜羊，狼独悲怆，天心难测，世情如霜……”

“萧十一郎，你不在我的身旁时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了解你的痛苦和寂寞？”

沈璧君忽然举起了竹筒，将一筒酒全都灌了下去。

一个像她这么样的淑女，本不该这样子喝酒的，可是现在……

管它的！管它什么淑女？

她这一生，岂非就是被“淑女”这两个字害的？害得她既不敢爱，也不敢恨，害得她吃尽了苦，受尽了委屈，也不敢在人前说一个字。

她看着风四娘，忽然吃吃的笑了起来：“你不是淑女。”

风四娘承认：“我不是，我根本从来也不想做淑女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所以你活得比我开心。”

风四娘笑道：“我活得比很多人都开心。”她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在问自己：“我活得真比别人开心么？”

她也将一筒酒灌了下去。

酒是酸的。

一个人是不是能活得开心，也许并不在她是不是淑女。

风四娘道：“一个人只要能时常想开些，他活得就会比别人开心了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你若是我，你也能想得开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我……”

她忽然怔住，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答复。

沈璧君又吃吃的笑了，笑得比酒还酸，比泪还苦。

可是她却一直在不停的笑。

风四娘忽然又问：“这次你若是找到了萧十一郎，你会不会抛开一

切嫁给他？”

这句话她平时本来绝不会问的，但是现在她忽然觉得问问也无妨。

沈璧君还在吃吃的笑：“我当然要嫁给他，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？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永远厮守在一起？”

她不停的笑，笑忽然变成了哭，到后来，已分不清是笑还是哭？

这次若是找到了萧十一郎，她真的能嫁给他？

若是不能嫁，又何必去找？

找到了又如何？岂非更痛苦？

沈璧君长长叹息了一声，人生中本就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，你若一定要去想它，只有增加苦恼。

但你若不去想，也是同样苦恼。

相见不如不见，见了又如何？不见又如何？

风四娘道：“你醉了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我醉了。”

真的醉了，醉得真快，一个人若是真的想醉，醉得一定很快，因为他不醉也可以装醉。

最妙的是，一个人若一心想装醉，那么到后来，往往连他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在装醉？还是真醉？

风四娘坐了下去，坐在地上：“我不喜欢杨开泰，因为他太老实，太呆板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但花如玉却一点也不老实，一点也不呆板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他若真是个男人，你会嫁给他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我不会。”

她忽然发现，你若是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，那么就算有别的男人比他强十倍，你还是会死心塌地爱着他的。

爱，的确是件很奇妙的事，既不能勉强，也不能假装。

沈璧君忽然又问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嫁给萧十一郎？”

风四娘笑道：“你错了，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因为他喜欢的是你，不是我。”她虽然还在笑，笑得却很凄凉：“所以你本来是我的情敌，我本该杀了你的。”

沈璧君也笑了。

两个人笑成了一团，两筒酒又喝了下去，然后她们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事，说了些什么话。

迷迷糊糊中，她们仿佛看见了萧十一郎，萧十一郎忽然又变成了连城璧，忽然又变成了杨开泰。

几千几百个萧十一郎，变成了几千几百个连城璧、杨开泰。

到后来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——花如玉。

花如玉微笑着，站在她们面前，笑得又温柔、又动人。

风四娘挣扎着，想跳起来，但头却疼得像是要裂开一样，嘴里又干又苦。

花如玉微笑道：“这次你们真的醉了，醉了三天三夜。”

风四娘实在不知道这三天三夜是怎么过去的，但不知道岂非比知道好？

花如玉道：“幸好你们现在总算已平安到家了。”

风四娘又忍不住问：“谁的家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当然是我们的家。”他笑得更温柔：“莫忘记你已在很多人面前承认，你是我的老婆，现在你想赖，是更赖不掉了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我只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沈璧君骗来？”

花如玉笑道：“因为那两个老头子很不好对付，我只有用这法子，才能请得到她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你想对她怎么样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你猜呢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难道你也想要她做老婆？”

花如玉笑道：“对了，老婆跟银子一样，是越多越好的。”

风四娘忽然也笑了：“你自己也是个女人，要这么多老婆干什么？”

花如玉仿佛吃了一惊：“我是女人？谁说我是女人？”

风四娘当然更吃惊：“你不是？”

花如玉笑道：“我当然不是，若有人说我是女人，他一定疯了。”

风四娘真的又快疯了，忍不住大叫：“你究竟是男是女？”

花如玉微笑着，忽然解开了衣襟：“你应该看得出的。”

花如玉竟真的是个男人，无论谁都看得出他是个男人。

风四娘的心沉了下去。

花如玉微笑道：“上次我故意在那重要关头退缩，为的就是要你相信我是个女人，你认为我若不是女人，到了那种时候，绝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风四娘恨恨的道：“你非但不是女人，你简直不是人。”

花如玉笑得却更愉快，道：“就因为你相信我是个女人，所以才会帮我去找沈璧君。”

沈璧君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她整个人都似已麻木。

花如玉笑说道：“但是这次我是绝不会再放过你的了。”

风四娘咬着牙，道：“我已经可以做你的娘了，你还想对我怎么样？”

花如玉悠然道：“你年纪虽然大了些，但有些地方却比小姑娘还有趣。”

他的眼睛就盯在风四娘身上那些地方，那眼色就好像已将风四娘当做完全赤裸的。

风四娘简直恨不得将他这双眼珠子挖出来。

花如玉大笑道：“我不但有了你这么样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还有这位武林第一美人做老二，我的艳福实在不浅。”

他的眼睛已转移到沈璧君身上。

沈璧君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冷冷道：“你休想！”

花如玉道：“我休想？”

沈璧君道：“你只要敢动一动我，我就死。”

花如玉笑道：“你死不了的。”

沈璧君道：“那么我就要你死。”

她突然挥手，一蓬金针暴雨般射出。

沈家的金针名动天下，号称武林中最厉害的八种暗器之一。这种金针不但出手巧妙，而且非常狠毒，只要一打在人身上，立刻钻入血管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就已毒发攻心，连神仙都难救活。

只可惜沈璧君是个淑女，淑女是不能太狠毒的，沈家家传的金针手法，她最多只学会了巧妙两字，既不狠毒，也不够快。

你发暗器时若是不够狠，不够快，那么再厉害的暗器到了你手里，也变得没用了。

花如玉微笑着，轻轻一转身，漫天光雨就已无影无踪，他显然也是发暗器高手，比沈璧君高明得多。

风四娘忽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他不是个人，我们对付不了他的。”

花如玉笑道：“我喜欢你，就因为你不但聪明，而且很有自知之明，能有自知之明的女人并不多。”

风四娘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真的很喜欢我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找别的女人呢？你不怕我吃醋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会吃醋的女人，我就不喜欢了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只可惜你现在就算不喜欢我，也已太迟。”

花如玉道：“哦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我已经是你的老婆，对不对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对。”

风四娘道：“现在我们刚成亲，你就想找别的女人，将来怎么得了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你要我放了她？”

风四娘点点头，道：“只要你不碰别的女人，我就做你的老婆，否则……”

花如玉道：“否则怎么样？”

风四娘道：“否则我也会送顶绿帽子给你戴的，你怕不怕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不怕。”

风四娘怔了怔，道：“你不怕戴绿帽子？”

花如玉道：“我已戴了顶绿帽子了，再加一顶又何妨？”

他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奇怪，竟像是很愤怒、很痛苦。

风四娘看着他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顶绿帽子是谁送给你戴的？”

花如玉握紧了双拳，一字字道：“萧十一郎。”